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八

南陔之什

南陔

南陔

南陔古哀反季子相戒以養餘尚反也

白華季子之絜白也

絜白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毛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孔氏曰此云有其義

而鄉飲酒之禮注皆云今亡其義未聞鄭志答

吳櫛云為記注時就盧君耳先師亦然後乃得

毛公傳彼注又云後世衰澁幽厲尤甚禮樂之

書稍廢棄以為孔子之前六篇已亡亦為不見

此序故也。張氏曰人或言亡詩六篇古無其

詩既無詩安得有此篇必是有其辭所以亡者

由由施之於笙非若歌之可習

鄭氏曰鄉飲

酒瓊禮皆曰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孔子論詩
雅頌各得其時俱在耳篇第當在於是此遭戰
國及秦之世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全
毛公爲故詛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
云又闕其亡者以見在爲數故推改什皆遂通
耳而下非孔子之舊○**孔氏曰**據六月之序由
庚本在華黍之下其義不備論於此而與崇丘
同處者以其是成王之詩故下從其類○**蘇氏**
曰毛公推改什皆予以爲非古於是復爲南陔
之什則小雅之什皆復孔子之舊

六月序小雅諸篇與麗之後初一曰南陔
二曰白華三曰華黍四曰由庚五曰
南有嘉魚六曰崇丘七曰南山有臺
八曰由儀與鄉飲酒禮瓊禮奏樂之序皆合

鄉飲酒禮笙入樂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
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
笙由儀瓊禮亦然間歌之次正與六月之序
同以孔氏之說考之則毛公降由庚崇丘下
從由儀耳此孔子之舊也蘇氏復南陔之什
旣得之矣而由庚崇丘尚仍毛氏之舊今鑿
正之董氏以爲笙入者有聲而無詩朱氏曰
意篇題之下必有諧焉如投壺魯鼓薛鼓之
節而亡之百其說不爲無理然國語叔孫穆
子聘晉伶簫詠歌鹿鳴之三鹿鳴三篇旣可
與簫相和而歌則南陔以下豈不可與笙相
和而歌乎

南有嘉魚樂音洛與賢也大音泰平之君子由誠
樂與賢者共之也董氏曰文王大統未集王繼

伐方改定制度至成王欽後治定功成傳曰太平治之至也欽則非成王其得謂太平君子哉○陳氏曰太平之時得賢則未必有益於治失賢亦未必趨於亂是以賢者漸致踈弃不肖者漸致狎昵間有勉強與賢者共享其樂亦不能久今也至誠樂與賢者共之非天資敦厚學與性成不能如是也

南有嘉魚烝之承反絜音張教反君子有酒嘉賓式蕕以樂音洛協句五教反○朱氏曰樂協韻去聲其義則與音洛者同

朱氏曰興也孔氏曰毛傳於三章曰興也傳文略舉中以明上下足知興雖皆興也**毛氏曰**江漢之間魚所產也孔氏曰南方魚之善者鯢善於江漢之間○山陰陸氏曰嘉魚鯉質鱒鱣

肉美食乳泉出於丙穴先儒謂丙穴在漢中河南縣北穴口向丙故曰丙也○**釋文曰**烝王肅云衆也朱氏曰烝然發語聲也○**毛氏曰**絜籥助角反也孔氏曰釋器云籥謂之絜音李巡曰籥編細竹以爲絜捕魚也○**范氏曰**絜絜取之不巳也○**丘氏曰**君子成王也嘉賓新進之賢也○**鄭氏曰**式用也蕕飲也○**釋文曰**得賢置酒歡情怡暢故樂○**王氏曰**君子有酒而嘉賓式宴以樂此所謂樂與賢者共之也○**董氏曰**別本任丞欽說文亦任蒸字

嘉魚羣然入於絜絜之又絜取之不竭興得賢之多也賢才多寡繫君上之好惡樂與賢則衆多不樂與賢則亦從而衰少矣君子有酒嘉賓式蕕以樂道其樂與賢之心也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所諫反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所苦且反

毛氏曰汕櫟側交反也鄭氏曰櫟者今之櫟罟

也○孔氏曰釋器曰櫟謂之汕○李廵云汕以

薄取魚也所樂也○**山陰陸氏曰**君子求賢上

籠之如昂下撿之如汕淮南子曰昂者抑之魯

者舉之為之難易得魚一也李氏曰以見求賢

無方也

南有樛屋虬反木甘瓠音護繫力追反之君子有

酒嘉賓式燕綏之

樛木解見周南○**毛氏曰**纍蔓也陳氏曰瓠蔓

生○董氏曰瓠以得所附而纍之○**鄭氏曰**綏

安也

瓠有甘有苦甘瓠則可食者也樛木下坐以

興君瓠之甘者以興賢南有樛木甘瓠纍之
言相與固結而不可解也

翩翩者鷺音佳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

思

鷺解見四牡○**本六曰**賢者羣然如鷺之來集

也○**孔氏曰**思皆為辭嘉賓既來用此酒與之

燕又燕也類與之燕言親之甚也朱氏曰來思

之思語辭也又思既燕而又思之以見其至誠

有加而無已也凡思字為語助者上字協韻為

思慮之思本字協韻此章則來字與未句思字

協韻也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毛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

南山有臺北山有杻樂音洛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毛氏曰興也臺夫須也陸璣州木璣曰夫須莎

州可為築三都人士云臺陸璣州木璣曰夫須莎

之萊承○**丘氏曰**只辭也○**孔氏曰**無期無期

竟也○**歐陽氏曰**高山多杻木如周大國多賢才李氏曰詩人之意只言山之有杻木以喻國

之有賢者君必一一為說則拘矣○**范氏曰**君用賢則天下頌之其用不賢則天下詛之賢人必為國行善政不賢人必為國行惡政故用賢則榮不用賢則辱用賢則有福不用賢則有疏

用賢則壽不用賢則夭此天下之通道也陳氏

曰壽夭天也得賢何益於壽曰君子有四時朝夕晝夜節宣其氣勿贏其体苟不近賢者則非

鬼非貪惑以喪志雖欲壽得乎

賢才之盛多如此樂哉王者誠可為邦家之基矣誠可以萬壽無期矣五章反覆詠嘆之樂之至也

南山有杻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齊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左豎反

南山有杻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陸氏曰木疏曰杞其極如樗一名狗骨○**鄭氏**

曰已止也不止者言嚴見稱頌也南山有栲音考北山有杻女父反樂只君子遐不

眉壽集只君子德音是茂

毛氏曰栲山樗栲憶也○**鄭氏曰**遐遠也朱氏

曰遐何通○**毛氏曰**眉壽秀眉也○**鄭氏曰**茂

盛也○**陸氏曰**遐不眉壽猶云不遐遠眉壽乎

南山有栲音甫反北山有栲音庚樂只君子遐不

黃香音苟樂只君子休艾五蓋反爾後

毛氏曰栲栲孔氏曰宋玉賦云栲栲來巢則

栲木多枝而曲所以來巢也陸璣音云拘極高

大似白楊有子著枝端大如指屈數寸噉之甘

美如飴八月熟今官園種之謂之木蜜棟鼠梓

孔氏曰郭璞云楸屬也陸璣音曰其楸葉木理

如楸山楸之異者今人謂之苦楸是也○**黃黃**

駿也孔氏曰老人髮白復黃也香香也孔氏曰

孫炎云香香色如浮垢艾蒼保安也

南山臺五章章六句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

毛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

毛氏曰六蕭澤及四海也鄭氏曰九夷八狄七戎六

蠻謂之四海虞書曰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

五畝○李氏曰澤及四海言澤及天下之諸侯不

必以為四夷之畝也

蓼蕭蕭斯音露漙音息叙音反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

斐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毛氏曰興也蓼蕭大貌蕭蒿也孔氏曰蕭郭璞

云卽蒿也生民曰取蕭祭脂蕭香物也漙漙然

蕭上露貌○**鄭氏曰**既見君子者言朝見於天

子也○**毛氏曰**寫者輒寫其心也鄭氏曰寫者

舒其情意無留悞也○**毛氏曰**寫者傾其

舒其情意無留悞也○**毛氏曰**寫者傾其

瞻仰之心也。○**蘇氏曰**諸侯來朝王者推恩以接之無所不及如零露之於蕭故其既見天子也其心嚮不傾盡天子又申之以奠禮終其奠也極其笑語而無間。○**張氏曰**有譽處兮謂君接之以溫厚則下情得伸讒毀不入而美名可保也。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如羊反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

毛氏曰瀼瀼露著貌龍寵也爽爽也。○**鄭氏曰**為龍為光言天子之恩澤光耀及已也。○**蘇氏曰**

氏曰見天子之德無有差爽故皆願其壽考而永不忘終心也。

四海諸侯遠近大小親疎亦不齊矣而王者德施之替各稱其分豈不滿足所謂其德不

爽也苟有心於其間豈能無偏黨差忒哉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乃禮反既見君子孔蕤且在反弟音悌宜兄宜弟令德壽且

毛氏曰泥沾濡也。○**鄭氏曰**孔甚也。○**董氏曰**

蕤蕤諸侯也。○**毛氏曰**豈樂弟易也。○**蘇氏曰**

兄弟同姓諸侯也。○**李氏曰**天子既如是且其有令誥之德壽而且樂也。

天子之待諸侯甚蕤樂而豈弟也兄弟自同姓諸侯親者言之四海諸侯嚮不在其中矣諸侯既見天子之蕤樂於是祝頌之曰度幾天子宜兄宜弟無不親睦有令誥之德壽而且樂乎亦為同姓諸侯誦頌之辭以見踈也。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如羊反既見君子儻徒彫反

華沖沖勑弓反和鸞維節萬福攸同

毛氏曰濃濃厚貌儵儵也華鸞皆也孔氏曰郭

璞云鸞靶也馬鸞所靶之外有餘而垂者謂之

華儵反為之故曰儵華沖沖垂飾貌○後漢志

注曰于寶周禮注和鸞皆以金為鈴鸞者在衡

和者在軾春詛曰和設軾者也鸞設衡者也○

董氏曰韓詩曰在軾曰和在軛曰鸞馬動則鸞

鳴鸞鳴則和應舒則不鳴疾則失音故詩云和

鸞雍雍言得其和也毛氏曰在鑣曰鸞○孔氏

曰四驥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是鄭以乘車

之為不當在鑣矣○**鄭氏曰**攸所也○**王氏曰**

乘馬路車天子所以好諸侯也有車馬則有儵

華和鸞矣上下相遇以德而成以禮則萬福所

同也

韓奕之二章曰王錫韓侯儵華金厄三章曰

其贈維何乘馬路車即其事也

蓼蕭四章章六句

湛直減反露天子燕諸侯也左傳甯武子曰管諸

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賤湛露○鄭氏曰

燕謂與之燕飲酒也諸侯朝覲會同天子與之燕

所以示慈惠

湛湛露斯且陽不晞音希厭厭於鹽反爽飭不醉

無歸

毛氏曰興也湛湛露茂盛貌陽日也晞乾也厭

厭安也孔氏曰安閑也○蘇氏曰久也爽飭私

燕也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不

親也醉而不出是深宗也鄭氏曰天子燕諸侯

之禮亡此假宗子與族人燕為說耳○孔氏曰

伏生書傳曰既侍其宗歛後得蕤蕤私者何而
與族人飲飲而不醉是不親醉而不出是不敬
與此傳同諸侯蕤禮曰宵則度子執燭於阼階
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閭人為燭於門外賓醉北
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夏取所執脯以賜鍾
人於門外雷遂出○**歐陽氏曰**露以爽降者也
因其爽飲故近取以為比云湛湛之露潤露於
物非至曙則不乾厭厭之飲恩服於諸侯非至
醉則不止舉其蕤私殷勤之意以見天子恩禮
諸侯之厚○說文曰厭安也詩曰厭厭夾飲
湛湛露斯在葎豐艸厭厭夾飲在宗載考

毛氏曰豐茂也夾飲必於宗室丘氏曰言在所
尊者之室○朱氏曰宗室蓋路寢之屬○**鄭氏**
曰考成也○**歐陽氏曰**言在葎豐艸杞棘者以

露之葎艸木如王恩葎諸侯爾○**范氏曰**王者
天下之宗諸侯之所主也在宗載考禮成而思
洽也

湛湛露斯在葎杞棘顯允君子貺不令德

孔氏曰顯允明信也○**朱氏曰**君子指諸侯為
賓者也○**鄭氏曰**令華也○**歐陽氏曰**令德令
儀者言此與蕤之臣皆有令德令儀爾程氏曰
忠順之心溫克之容皆令德也○**曾氏曰**前兩

章言厭厭夾飲後兩章言令德令儀歛則雖過
三爵亦可謂不繼以淫矣

其桐其椅於且反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貺不令儀
椅解見定之方中○**毛氏曰**離離至也程氏曰

離離猶纍纍○**歐陽氏曰**其桐其椅木之美者
其實離離歛亦喻諸侯在蕤有威儀爾孔氏曰

言其蘊藉自持威儀不至醉亂詩人比事多於
卒章別引他物

湛露四章章四句

南陔之什篇其六篇上其四篇十七章八十六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八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九

彤弓之什

彤徒冬反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左傳甯盍子曰

諸侯敵王所憐而獻其功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

矢百茲弓矢千以覺報宴注云憐恨怒也覺明也謂

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之弓矢又為歌彤弓以明

報功宴樂○鄭氏曰凡諸侯賜弓矢歛後事証伐

鄭氏曰先王知天下諸侯之不可無嚴故為之

方伯連帥以維之其有功則賜之弓矢使事証

伐以正諸變此王室之所以尊也不欽則強陵

弱大并小而黨之制天子之政令有所不行故

曰彤弓廢則諸變發矣○**李氏曰**周室東遷之

後賞罰無章欽彤弓之賜惟及晉文侯文公二

人則先王盛時可如矣○**東萊曰**所謂專証者

如四夷入邊臣子篡弒不容待報者其他則九
伐之灋乃大司馬所職非諸侯所專也與後世
強臣拜表輒行者異矣

彤弓昭反昭反今受言藏之戎有嘉賓中心既之
鐘鼓饒設一朝饗之

毛氏曰彤弓朱弓也以講德習射孔氏曰彤赤
故言朱弓為弓者皆漆之以禦霜露彤弓漆之
色赤絳弓漆之色黑也賜弓赤一而異十以赤
為重耳周禮無彤弓之名傳言講德習射則彤
弓其周禮之唐弓大弓乎愛官司弓矢唐弓大
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注往體寡來體多曰
王弓孤弓皆遠射強弓也往體多來體寡曰夾
弓庾弓皆近射弱弓也往體來體若一曰唐弓
大弓學射者弓用中後習射弱則易也勞者勤

券王事若晉文侯文公受王弓矢之賜也講德
謂射禮也昭弛武氏反貌孔氏曰說文云昭弓
反謂弛之而體反也○**李氏曰**言者語辭也○

王氏曰受言藏之者工成而獻王王受而藏之
以詩賜也○**毛氏曰**既賜也○**鄭氏曰**朝早朝

也孔氏曰奠或至夜饗則如其獻數禮成而罷
左傳曰鄭饗趙孟禮終乃奠是饗不終日也大

飲賓曰饗孔氏曰饗者烹太牢以飲賓殺牲俎
豆盛於食奠周語曰王饗有體薦奠有折俎公

當饗卿當奠是禮盛也○**屈樂劉氏曰**行饗賞
必與神人共之故行饗禮於廟○**蘇氏曰**其賜

之也行之以饗禮○**呂氏曰**天子錫有功諸侯
必曰中心既之喜之好之者言是錫也非以為
儀也出於吾情而非勉也饗之右之酬之者言

功之大者情必厚情之厚者賜必多賜之多者儀必盛所謂本末情文無所不稱者也范氏曰鐘鼓大樂也饗盛禮也○**宋東曰**彤弓詔兮受言藏之言其重也受弓人所獻藏之王府以待有功不敢輕予人如說命惟衣裳在笥之意也我有嘉賓中心貺之言其誠也中心賓祿貺之非由外也鐘鼓詔設一朝饗之言其速也以王府寶藏之弓一朝舉以畀之未嘗有遲雷顧惜之意也後世視府藏為已私分至有以武庫兵賜弄臣者則與受言藏之者異矣賞賜非出於利誘則迫於事勢至有朝賜錢券而暮屠戮者則與中心貺之者異矣屯膏吝賞功臣解體至有印剗而不忍予者則與一朝饗之者異矣彤弓詔兮受言載之戎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詔

設一朝右音又之

王氏曰其藏弓也載以抗之橐以韜之則以言其藏之無敢不弔也○**毛氏曰**右勸也孔氏曰謂設饗禮勸其功也○**王氏曰**尊而右之

彤弓詔兮受言橐古刀反之戎有嘉賓中心好呼報反之鐘鼓詔設一朝醕市由反之

毛氏曰橐韜吐刀反也釋文曰弓衣也醕報也

王氏曰醕之者既獻矣又醕之也主既獻賓既醕則報施足矣於是有醕焉則所以為厚也鄭氏曰餞酒之禮主人獻賓賓醕主人主人既餞又酌賓謂之醕

彤弓三章章六句

菁菁子丁反者莪五何反樂音洛育材也君子能庶張丈反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鄭氏曰樂育

材者歌樂人君教學國人秀士選人俊士造士進士養之以漸至於官之○朱氏曰先王盛時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其制見於周官孟子與夫禮記漢儒之說者皆不同也蓋其詳不可得而攷矣至以為教之以季夷忠信詩書禮樂養其良知良能之善以俟其成德而賴其用焉則其意未嘗不同也故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此所謂成育人材者能如是則天下喜樂之矣

呂氏曰成育人材之道固多術矣而當先於禮儀禮儀者內外兼養非心過行無所從入此人材所以成也故曰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陳氏曰**小雅二十二詩皆因其事而歌之也菁菁者莪之詩則宜何歌其天子行禮於學校

飲而歌之與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毛氏曰興也菁菁盛貌莪薺蘿蒿也陸璣艸木疏

曰莪蒿也一名蘿蒿生澤田漸洳之處葉似邪

蒿而細斜生二月中莖可生食又可蒸中阿阿

中也大陵曰阿君子能成育人材如阿之成莪

菁菁然昌黎韓氏曰君子之成育人材若大陵

之成育成州能使之菁菁然盛也**昌黎韓氏曰**

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者天下美之之辭也○**歐**

陽氏曰謂此君子樂且而有威儀耳鄭氏曰以

禮儀見接○范氏曰養天下之賢材莫如致敬

以有禮則賢者出而風俗厚矣禮所以養天下

之材樂且有儀所以為先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音止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毛氏曰中泚泚中也

菁菁者莪在泚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毛氏曰中陵陵中也○**鄭氏曰**錫賜也古者貨

具五具為朋孔氏曰前漢食貨志王莽置具貨

五品大具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錢二

百一十牡具三寸六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錢二

五十么具二寸四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錢二

十小具一寸二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錢三十

小具一寸二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錢一十不

成具寸二分漏度不得為朋率枚直錢三文王

莽多舉古事而行五具故知古者貨具焉錫我

百朋得祿多也王氏曰泚厚之以祿則士之才

成矣樂其成吾才而又能用我也豈特為厚祿

乎哉○范氏曰錫我百朋言獲益於王之多也

汎汎芳劔反揚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毛氏曰揚木為舟○**孔氏曰**載則也○**鄭氏曰**

休者休休然○**朱氏曰**載沈載浮猶言載清載

濁載馳載驅之類以比未見君子而心不定也

既見君子心休休然安定也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變小雅變大雅說附

鄭氏曰詩譜曰小雅六月大雅民勞之後皆謂

之變雅美惡各以其時正之次也○**釋文曰**從

六月至無羊十四篇是宣王之變小雅皇甫謐

曰宣王二十年王伐魯諸侯從此而不睦蓋周

衰自此而漸也大局宣王之美詩多是三十年

前事箴規之篇當在三十年以後王德漸衰亦

容美刺並行不可以限斷也從節南山至何艸

不黃四十四篇皆儒申公毛公皆以爲幽王之變小雅孔氏曰鄭氏詩譜謂十月之交兩無正小旻小宛皆刺厲王詩毛氏移之於此若如鄭言毛詩爲毛公所移四篇容可在此今韓詩亦在此王肅王甫謚以爲四篇正刺幽王孫毓曰毛公明於詁訓篇義誠自刺厲王無緣橫移其第改爲幽王○蘇氏曰小雅無厲王之詩鄭氏以爲十月之交兩無正小旻小宛皆厲王之詩也毛公作故認傳而遷其第因改之耳其言此詩所以非幽王者曰師尹皇甫不得並政褒姒豔妻不得偕寵番與鄭桓不得同位此其所缺以爲厲王者也使幽王之世師尹皇甫番與鄭桓先後在事褒姒以色居位謂之豔妻其誰曰不可且漢之諸儒異師相攻甚於仇讎苟毛公

誠改詩第則他師將不肯信而韓詩之矣與毛詩合此足以明其非厲王也從民勞至桑柔五篇是厲王之變大雅從雲漢至常武六篇是宣王之變大雅瞻卬及召旻二篇是幽王之變大雅

六月宣王北伐也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采芣劉氏曰四海廣遠耳目之所不能及非有忠信司其見聞其可哉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芣廢則征伐缺矣王氏曰采芣之師不得已而後起序其情而閱其勞所謂說以使民犯難者也征伐之義如斯而已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杖杜廢則師衆缺矣王氏曰征伐之功力在將帥而已而將帥之所恃者師衆也負麗

廢則濃度缺矣南陔廢則季友缺矣白華廢則廉
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
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
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為國之基
隊直類反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
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虜
戶雅反褻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
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孔氏曰宣王所以北伐者
由厲王小雅盡廢致四夷交侵○張氏曰小雅盡
廢未必皆厲王之罪固亦有漸○朱氏曰成康既
沒文王之政侵尋弛壞至于夷厲而小雅盡廢矣
蓋其人亡其政息雖鍾鼓管絃之聲未廢然其實
不舉則無所施之所謂廢也宣王中興內修政事
外攘夷狄北伐南征以復文王之境土故序詩者

詳記其所由廢興者如此以發其端而小雅之見
於經者於是變矣六月樓樓音西戎車饒飭音敕
四牡騤騤求龜反載是常服獫狁孔熾尺志反或
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蘇氏曰樓樓六月建巳之月也○**蘇氏曰**樓樓

不安也李氏曰與論語栖栖同注栖栖猶皇皇
言其不安也○毛氏曰樓樓簡閱貌○**鄭氏曰**

戎車其等有五周禮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
萃闕車之萃萃車之萃輕車之萃注萃猶副也
此五者皆兵車所謂五戎戎路王在軍所乘也
廣車橫陳之車也闕車所用補闕之車萃猶屏
也所用對敵自蔽隱之車也輕車所用馳敵致
師之車也五者之制反萃數未盡聞也○**孔氏**

曰飭齊正也成樂劉氏曰戎車饒飭者謂甸出

乘車必簡閱其車甲半馬士卒干戈以為精強

也○**王氏曰**駸駸者馬之強而有節也○**鄭氏**

曰戎車之常服韋弁服也孔氏曰所乘四馬皆

強壯乃載是常伐戎韋弁之服以出征也司服

云凡兵事韋弁服注云韋弁以韎韋為弁又以

為衣春秋晉卻至衣韎韋之跗注是也周禮云

韋弁段弁服皆繫裳白舄以淺赤韋為弁又以

為衣白繫裳白舄也○**朱氏曰**孔甚也○**毛氏**

曰熾盛也○**鄭氏曰**于曰也董氏曰爾雅以于

為曰則王于者謂王曰也如下章王于出征以

佐天子豈王自証而又佐天子乎○李氏曰按

左傳欒荅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

國人而認之于民生之不易杜元凱以于為曰

與此正同匡正也記六月者當變出兵明其急

也李氏曰司馬法云冬變不與師宣王六月出

師以獫狁侵伐不得已也王曰今女出征獫狁

以正王國之封畿孔氏曰言王國以率士之濱

冀非王臣要服之內是王國之封畿也

比毗志反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戎服

戎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釋文曰比齊同也○**毛氏曰**物毛物也孔氏曰

要官校人云凡大事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

之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注云毛馬齊其色物馬

齊其力傳以直言物則難解故連言毛物以曉
人也欵則比物者比同力之物○**蘇氏曰**既比
其物而又四驪言馬有餘也孔氏曰戎車齊比
尚強不敢同色而言四驪者雖以齊為主亦
不厭其同色也故曰駸駸彭彭又曰乘其四驪

田獵齊足而曰四黃既駕是皆同色也無同色者乃取異毛耳騶駟是中駟驪是駟是也

鄭氏曰閑習之夕則進退馳驅不失其則言其

教閱有素也○**鄭氏曰**服戎服也○**毛氏曰**師

行三十里漢文帝詔曰吉行五十里師行二十

里○前漢律歷志武王伐紂師初發以殷十月

戊子日在析木箕七度故傳曰日在析木是夕

也月在房五度房為天駟故傳曰月在天駟戊

午渡于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故

三十一日而度○**鄭氏曰**王曰今女出征伐以

佐助我天子之事○**王氏曰**比物四驪兩之維

則者既言駟牡駟駟矣又追本其比物而閑之

之事以美之也維此六月既成戎服者既言載

是常服矣又追本其成服之時以美之也○**宋**

氏曰是月之中即成戎服既成戎服即日遂行

不徐不疾盡舍而止又見其應變之速從事之

敏而不失其常度也○**鄭氏曰**所以出征

者以佐天子鎮撫四夷安中國非小事也

四鞋脩磨其大有顯王容反薄伐玁狁以奏膚公

有嚴有翼共音恭盍之服共盍之服以定王國

鄭氏曰脩孟廣大也顯大貌奏薦膚大公功也

嚴威嚴也翼敬也○**蘇氏曰**有嚴有翼言將帥

之德也○**宋氏曰**共與僕同○**鄭氏曰**服事也

○**鄭氏曰**上三章皆言自治之備○**鄭氏曰**死

兵事當尚於嚴冀先於敬其盍之服者如此則

足以定王國矣

玁狁匪茹如豫反整居焦穫音護侵鎬胡老反及方垂于涇陽織音志文鳥章白旆央央於良反元

戎十乘繩證反以先君行戶郎反

鄭氏曰如度也整齊也○**蘇氏曰**整居言無憚

也○**毛氏曰**焦穫周地接于獫狁者爾雅曰周

有焦穫○郭璞曰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

孫炎曰周岐周也以焦穫繼岐周言之則於鎬

京為西北矣○**鄭氏曰**鎬也方也皆北方地名

孔氏曰鎬王肅以為鎬京王基駁曰據下章云

來歸自鎬我行永久言吉甫自鎬來歸猶春秋

公至自晉公至自楚也辰安洛陽代為帝都而

濟陰有辰安鄉漢有洛陽縣此皆與京師同名

者也○前漢書劉向疏曰吉甫之歸周厚賜之

其詩曰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為

遠顏師古曰鎬非豐鎬之鎬涇陽涇水之北孔

氏曰水北曰陽○**毛氏曰**織史記漢書謂之幟

幟與織字雖異音實同也○**毛氏曰**鳥章鎔華

鳥為章也孔氏曰鎔置也華急也畫急疾之鳥

章是也獨言鳥章者百官建旗舉百官所以統

其餘也白旆繼旒者變變鮮明貌孔氏曰旆繼

旒垂之云白旆繼旒者旆與旆古今字也此旒

而言旒者散則通名○**鄭氏曰**織衛織也將帥

以下衣皆著焉○孔氏曰徽織者自王以下其

制如所建旌旗而畫之其象但小耳以絳為繆

各畫其章又絳為旒書名於末為衛織以著於

衣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注云物名者所

畫異物則異名也屬謂衛織也大傳謂之衛號

今城門僕射所服及亭屋者絳衣皆其舊象也

亡喪禮曰為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屈半幅幟

未屈終幅廣三寸書名於末此蓋其制也兵凶

事若有死者矣以相別也死之銘旌卽生之徽
織元大也夏后氏曰鈎車先正也殷曰窳車先
厥也周曰元戎先皂也孔氏曰司馬法文也先
疾先皂傳因名以解之元戎大車之善者故云
先皂也○**王氏曰**軍帟曰后後曰殿元戎十乘
以先軍行之肯者所謂選鋒也兵瀆兵無選鋒
曰比史記三王世家云虛御府之藏以賞元戎
注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后行韓嬰章句曰元戎
大戎謂兵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縵輪馬假
甲衡扼之上盡有劔戟名曰陷軍之車所以冒
突先启敵家之行伍也○**岳樂劉氏曰**言獬豸
不度其力輕侮天子整居隼獲又侵于錡漸進
于方未已也遂亟于涇陽觀其賊鋒可謂孔熾
矣安得不飭勵我師以攘斥之乎○**朱氏曰**是

以建旌旗選鋒銳進聲其罪而致討焉直而壯
律而臧有所不戰戰必勝矣○**釋文**旆任茂曰
本又任旆○**東萊曰**日月爲常交龍爲旂之類
皆幟之文也鳥章特其一爾詩之所指乃所建
之旗鄭氏所箋乃所服之號初非一物以其古
之軍制故附見焉

戒車旣安如輕竹二反如軒四牡旣佶其乙反旣
佶且閑薄伐獫狁豸亏大音泰原文武吉甫萬邦
爲憲

朱氏曰輕車之覆而肯也軒車之却而後也後
漢書馬援疏云居肯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

人軒注言爲人無所輕重也○**鄭氏曰**佶壯健
之貌○**朱氏曰**大原地名亦曰大鹵今在大原
陽曲○**毛氏曰**文武有文有武也吉甫尹吉甫

也○**鄭氏曰**此時大將也○**毛氏曰**憲灋也○**孔氏曰**或車饒安正矣從後視之如輕從肯視之如軒是適調也四牡饒壯健矣且復閑習范氏曰凡兵之勳業善於馬之良故一章曰四牡騤騤二章曰比物四驪閑之維則三章曰四牡脩廣其大有顯五章曰四牡饒倍饒倍且關○**毛氏曰**薄伐玁狁至于大原言逐出之而已呂氏曰治或有備車馬安閑驅之出竟而不窮追也○肯漢書嚴尤曰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譬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蠱毒之螫歐之而已○**王氏曰**能伐敵而攘之則吉甫之功於是美之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非文無以附眾非武無以勝敵能文能武則萬邦以為灋也

吉甫葵喜饒多受祉來歸自鎬戎行未久餼於鳩反御諸友契白交反鼈卑滅反膾古外反鯉侯誰在矣張仲季友

毛氏曰祉福也御進也○**范氏曰**諸友王之諸臣也王以羣臣為友○**毛氏曰**侯維也張仲賢臣也藟父母為季藟兄弟為友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季友之臣處內○**鄭氏曰**吉甫饒伐玁狁而歸天子以葵禮樂之又多受賞賜也王以吉甫遠從鎬地來又日月盛久故餼之酒○**孔氏曰**進諸友與俱餼以盡其歡○**鄭氏曰**契鼈膾鯉又加其珍美之饌所以極勸之也孔氏曰葵禮其牲狗天子之葵不過有牢牲魚鼈非常膳故云加之○**陳氏曰**於諸友之中維誰在矣獨舉其季友之賢者曰張仲以顯季友之臣處內

范氏曰宣王使吉甫征伐而與張仲居朝所以輔其德也若無季友忠信之臣蒼君之心則雖征伐有功於外而不善之政將出於內朝廷心腹也或狄四支也故季友之臣曰納王於善而敦厚之然後或狄可攘而外患可除矣王氏曰吉甫為將於外而內無忠順之臣與之同志者輔王耳目而迪其心則妨功害能之人亟矣妨功害能之人亟則若吉甫者其身之不閱何暇議勝收哉○**東萊曰**酒誥曰矧大史友內史友君固以臣為友也蓋其親近者也

六月六章章八句

采芑音起宣王南征也孔氏曰上言伐此云征便辭爾無義例也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側其反畝方叔滋音利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

止采芑四驥四驥翼翼路車有奭許力反輦第音弗受服鉤膺脩革

毛氏曰興也○**程氏曰**薄言發語辭○**毛氏曰**

芑菜也陸璣艸木疏曰芑菜似苦菜也莖青白

色摘其菜白汁出脆可生食亦可蒸為茹青州

人謂之芑西河雁門芑尤美胡人戀之不出塞

○朱氏曰此即今苦蕒菜宜馬食軍行采之人

馬皆可食也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

畲孔氏曰釋地文菑者災也孫炎曰菑始災殺

其艸木也新田新成柔田也畲和也田舒緩也

亭璞曰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艸為菑是方叔卿

士也受命而為將也滋臨也○**鄭氏曰**兵車一

乘中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辰樂劉氏曰其車

三千則為甲士九千步卒二十萬七千○蘇氏

三千則為甲士九千步卒二十萬七千○蘇氏

曰其車三千以荆蠻強盛不得不爾耶○朱氏曰其車三千孔氏以為兼起鄉遂公邑之兵王氏謂會諸侯之師此皆以文害辭辭害意之過詩人但極其盛而稱之耳豈必實有此數哉○**程氏曰**師干猶今云兵甲也展樂劉氏曰師衆也干楯也言楯則戈矛弧矢在其中試肄習也○**鄭氏曰**率者率其戰車士卒而行也○**孔氏曰**方叔自兼其四驥之馬翼翼然甚壯健朱氏曰翼翼頌序貌○**鄭氏曰**奭交貌○**蘇氏曰**路車金路也金路交飾孔氏曰瞻彼洛矣韎韐有奭服芻蕘染為奭故知赤貌也○**孔氏曰**其車以方文竹箏之席為之蔽飾炙服解見采蒺○**鄭氏曰**鈎膺樊纓也孔氏曰巾車五路唯金路有鈎以金為之馬領之飾也在馬膺之飾唯有

樊纓故引樊纓以解膺樊今馬大帶纓今馬鞅方叔不兼革路者以革路臨陣所兼障革解見**藜蕭**○**程氏曰**采芑于新田蓄畝皆地方盛處○**毛氏曰**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歛後用之鄭氏曰士軍士也○**張氏曰**采芑新田言豈徒治田習陣法也○**呂氏曰**因治田而講武事古之法皆然如六月云我服旣成兮三十里與駿發余私綏三十里之義同畎澮澮澮之法即行伍營陣也○**呂氏曰**泣止則布其行陣故止曰其車三千率止則任而用之故言其車馬之盛服飾之美○**釋文**泣任泣曰本又任泣薄言采芑于服新田兮此中鄉方叔泣止其車三千旂旒斐斐方叔率止約軹祈支反鎔衡八鸞璿璿七羊反服其命服朱芾音弗斯皇有璿玞音

鄭氏曰中鄉民居在馬故其田尤治○**鄭氏曰**

交龍為旂龜蛇為旒董氏曰旂諸侯所建也旒

縣鄙所建也九旗之物太常王所建旒旌象輅

木輅所建其諸臣之旗旂為上旒為下此言上

下所建則餘得兼舉矣○**毛氏曰**軹辰轂之軹

也朱而約之孔氏曰說文云軹辰轂朱而約之

謂以皮纏之而上加以朱漆也鐸衡文衡也孔

氏曰鐸者雜也雜物在衡是有文飾與飾之物

注無云焉○**孔氏曰**四馬八轡朱氏曰鈴在鑣

曰轡馬口兩旁各一四馬故八也○**毛氏曰**瑒

瑒聲也○**朱氏曰**命服所受命於天子之服辰

樂劉氏曰方叔出率則王命加等○**毛氏曰**朱

芾黃朱芾也孔氏曰斯干傳云天子純朱諸侯

黃朱皇猶煌煌也瑒瑒聲也葱蒼也三命葱珩

李氏曰葱珩乃蒼玉之珩也○**朱氏曰**葱如葱

之色○孔氏曰玉藻云三命赤黻葱珩三命並

九命皆葱珩非謂方叔唯三命也○**程氏曰**其

行也受服章之尊美言付之重辰樂劉氏曰始

行之時具命服與其苦佩所以示眾也○劉氏

曰或曰吳起可謂知戰矣親與士卒最下者同

其甘苦曰是何足以言知戰也予見夫乞人乎

呼號偃仆乎康莊之間其聲可哀也不若是

足以存其身若乃家丈人者五十可以衣絲七

十可以食肉子孫奉之耳父母之仇不共天下

兄弟之仇不與共國非虐加之也歛後稱于人

情視民如子者民報之如父母視民如夷者民

事之如兄無所仇云耳有則爭先致力焉子夷

事之如兄無所仇云耳有則爭先致力焉子夷

豈詩父兄已均其苦歟後為用哉故用民者矯之以身徇之以愛濟之以術苟一時之勝而已矣惡可以久也詩云解其命服朱芾斯皇八鸞瑤瑤道上不失其度下不失其節也駕馭四牡小人以為已腓安在其毀上下之節哉○釋文

有瑒任有割曰本又任瑒

旣惟必反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位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音証人伐鼓陳師菊居六反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旣顛反

孔氏曰旣旣然而集也○陸氏州本疏曰隼鷃屬也或謂之雀鷹春化為布穀者是也○毛氏曰戾也○鄭氏曰爰於也三稱其車三千者

重師也○毛氏曰鉦以靜之鼓以動之伐擊也

○鄭氏曰鉦也鼓也各有人焉言鉦人伐鼓互言禽孔氏曰說文云鉦鏡也似鈴柄中上下通

然則鈴即周禮之鏡也說文又曰鐻鉦也鏡也則鐻鏡相類俱得以鉦名之故鼓人注云鐻鉦也

也形如小鐘是鐻亦名鉦也鐻似小鐘鏡似鈴是有大小之異耳凡軍進退皆鼓動鉦止非臨陣獨然此文在陳師勦旅之上是未戰時事也

○董氏曰周官田鳴鏡且却聞鉦而止則鉦鏡二物也但司馬有鐻鏡鐸而不言鉦故肯世疑之崔靈恩集注謂鉦人伐鼓則勇於進也今詩

謂陳師勦旅則未戰矣安得鉦人為擊鼓使進哉就如此則亦亂於軍制矣二千五百人為師

五百人為旅○毛氏曰勦苦也鄭氏曰陳師告

旅亦互言之○**孔氏曰**顯允明信片也○**毛氏曰**淵淵鼓聲也鄭氏曰謂戰時進士衆也○王氏曰淵淵深也師衆則鼓遠鼓遠則聲深矣入曰振旅復衆幼也孔氏曰古者春教振旅秋教治兵以戰是大事又三年一教隱五年左傳曰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是征伐之時出軍至對陳用治兵禮戰止至還進用振旅名異而禮同也釋文云出爲治兵尚威武也入爲振旅反尊卑也孫炎曰出則幼賤在首賔勇力也入則尊者在首復常法也屈尊出入先後不同而去禮一者坐佐歸退如一也○**鄭氏曰**戰止將歸又振旅伐鼓闐闐然董氏曰闐闐其衆行聲也○**程氏曰**此章言雖將之才士之衆且勇進退得宜趣舍有節言隼之怒疾亦集於所止與兵雖

強用之有節而不過也其伐鼓也淵淵平和不暴怒其振旅也鼓聲闐闐整緩之狀又曰振旅之行亦以鼓止行則以鉦○**董氏曰**集注伐伐鼓齠齠說文引字同此闐闐說文引詩作振旅

眞眞
蠢尺允反爾蠻荆大邦爲讎方叔元老爲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音信獲醜載車嘽嘽吐丹反嘽嘽燁燁吐雷反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

毛氏曰蠢動也孔氏曰釋詁文也釋詁云不遜也高璞曰蠢動爲惡不遜也○程氏曰蠢動而無知之義蠢荆州之蠻也王氏曰經或言蠻或言荆楚春秋之初曰荆而已後乃曰楚○**朱氏曰**大艷猶言中國也○**毛氏曰**元大也李氏曰

毛氏謂五官之衆出於諸侯曰天子之老亦不如此說但方叔爲一時大老耳○鄭氏曰猶謀也親訊獲醜解見出車○毛氏曰嘽嘽衆也燿燿盛也爾雅曰疾雷爲霆辜璞曰雷之急疾者謂霹靂○程氏曰卒章言成功用言其效伐之由蠢爾之蠻乃與大邦爲讎方叔古壯其猷朱氏曰方叔元老古壯其猶言方叔雖老而謀則壯也故証而親獲載車之盛如霆如雷○宋氏曰方叔蓋嘗與於北伐之功者是以蠻荆聞其名而皆來畏服也○首漢書劉歆廢議引詩曰嘽嘽推推如霆如雷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如羊反夷狄復文武之竟音境土脩車馬備器械戶戒反

復扶又反會諸侯於東鄙因田獵而逐車徒焉朱氏曰周之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以采芑以下治外而宣王中興其事亦曰內脩政事外攘夷狄而已無二道也焉政事之不脩而囂囂然務以外攘夷狄爲功亦見其弊內以事外而適所以爲亂亡之資也此詩所賤自脩車馬備器械以下其脩政之攘夷狄則肯乎此矣東都洛邑也周公營之而成王會諸侯焉○李氏曰成王有岐陽之蒐亦如宣王之會諸侯而與之田獵也戎車旣攻我馬旣同四牡龐龐鹿同反駕言徂東

毛氏曰攻堅也程氏曰攻謂堅治○董氏曰考工記五工皆言攻則攻者治也治而成其具故

曰攻同齊也示廟齋毫尚純也孔氏曰齊其毫毛尚純色取事齊力孔氏曰齊其馬力尚強也

田獵齊足孔氏曰齊其馬足尚疾也龐龐充實也董氏曰按立書訓釋說文並以龐為高屋蓋馬之高大也東洛邑也○呂氏曰言備車馬以如東都也

田車饒好四牲孔阜東有甫艸駕言行狩

孔氏曰田車田獵之車好藟也阜盛大也程氏

曰阜謂肥壯○毛氏曰甫大也田者大艾艸以

為防孔氏曰大艾殺野艸以為防隄佗田獵之

場殺圍之處或舍其口中孔氏曰未田之皆推士

戒眾在其間止舍也禍纏旃以為門孔氏曰其

防設周衛而立門以紃毛褐布纏通帛旃之竿

以為門之兩傍其門蓋南開並為二門用四旃

四福也裘纏質以為櫛孔氏曰以裘纏搯質以

為門中之闌闌車執之裘兩邊約車輪者也○

櫛負列反間容握孔氏曰門之廣狹兩軸頭去

旃竿之間各容一握積人四指為四寸是門廣

於軸八寸也驅而入孔氏曰馳走而入門不得

徐也周禮大司馬仲冬教大閱言叙和出此言

驅自入不同者此據質明時初入和門既入同

在者也之中將以教戰也禮畢當從是以出田

故韆出為左右與此終始各舉其一擊則不得

入孔氏曰其軸頭繫著門傍旃竿則不得入所

以罰不工也左者之左右者之右孔氏曰以天

子六軍乎為左右雖同舍防內令三軍各在一

方其屬左者之左門屬右者之右門不得越離

部伍紃後焚而射焉孔氏曰教戰既畢士卒出

門乃驅禽納之於防紃後焚此防艸而射之焚

所芟之艸也天子發紃後諸侯發諸侯發紃後

大夫發孔氏曰發矢射之也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獻禽於其下孔氏曰舉綏為表因獻其禽於其下也故戰不出頃孔氏曰戰場有頃數戰者不出其頃界田不出防孔氏曰田不出所芟之防不逐奔走孔氏曰謂出於頃防者不逐之古之遺也○**孔氏曰**東都之界有廣大之艸可以就而田獵焉○**後漢書注曰**韓詩云東有圃艸駕言行狩薛君傳曰圃博也有博大之茂艸也

之子于韋選徒器器五刀反建兆設旄搏音博獸

毛氏曰之子有司也朱氏曰不敢斥王故以有司言也**夏獵曰**苗孔氏曰此時宣王為夏田也上云駕言行狩狩者是獵之總名○**武樂劉氏**

曰大司馬中夏教芟舍遂以苗田○**張氏曰**蒐苗徐狩復習軍行艸木間事教芟舍亦欲器器聲也維數車徒者為有聲也孔氏曰在軍不得謹譁而云器器之聲故知唯數者為有聲○**朱氏曰**選數也器器聲眾盛也數車徒者其聲器器則車徒之眾可知且車徒不譁而惟數者有聲又見其靜治也○**孔氏曰**建立於旄於車而設半尾於旄之首○**鄭氏曰**教鄭地今越榮陽○**孔氏曰**此章言選車徒備器械搏獸于教謂當往搏取禽獸于教地未實行也○**東萊曰**教山名晉師救鄭在教鄙之間士季設七覆于教背則教山之下平曠可以屯兵翳薈可以設伏所謂東有甫艸即此地也宣王之往東都以會諸侯為主因田獵以選車徒而二章三章先言田

獵者蓋有司先為戒具以待會同畢而田獵也
駕殿四牡四牡奕奕金馬音昔會同有繹音
奕

宋氏曰奕奕連絡布散之貌○**毛氏曰**諸侯奕
芾金馬為達屨也鄭氏曰金馬黃朱色也○孔
氏曰加金為馬故謂之金馬天官屨人注云馬
有三等奕馬為上冕服之馬下有白馬與馬達
屨者白馬與馬猶有在其上者為尊未達其奕
馬則所尊者豈是過故云達屨言是屨之最上
達者也此馬也而曰屨屨為通名○王氏曰諸
侯人君宜朱芾而此奕芾者會同故也准其五
度則朱芾君道也故方叔服其命服則朱芾會
同於王則奕芾臣道也故此會同有繹則奕芾
也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宋氏曰**繹陳列聯屬

之貌毛氏曰繹陳也○王氏曰繹者言其屬連
而不可絕若繹絲然也○**孔氏曰**復會諸侯於東
都此章是也○**毛氏曰**駕殿四牡四牡奕奕言
諸侯來會也○**服虔曰**奕芾金馬者服其
命服以見王也來會同之國非一故絡繹不絕
也

決拾既候音次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子
智反

毛氏曰決鉤弦也拾遂也孔氏曰決著於右手
大指所以鉤弦開體遂著於左臂所以遂弦周
禮繕人注云決天子用象骨拾構扞也著左臂
裏以韋為之○**服虔曰**決謂護大指以鉤
弦者也拾謂護左臂以利弦也○**鄭氏曰**後謂
以手指相次比也調謂弓強弱與矢輕重相得

孔氏曰此章承諸侯之下射夫即諸侯以下也夫男子之總名○**毛氏曰**柴積也鄭氏曰謂積禽也○**孔氏曰**凌之與拾既與手指相比後而和利矣弓之與矢既強弱相得而調適矣○**毛氏曰**同謂同力如此故獲多○**朱氏曰**使諸侯之人助而舉之言獲多也○**說文曰**挈積也詩曰助我舉挈○**東萊曰**此章以下言既會同而田獵也

四黃既駕兩駟不猗於車反不禿其馳舍音捨矢如破

孔氏曰四黃之馬○**程氏曰**不猗不偏倚也王氏曰倚不正也○**朱氏曰**馳驅之灋也辰樂劉氏曰謂應五御之法也○**鄭氏曰**射者之工矢發剽中如椎直追反破物也○**王氏曰**向曰

四牡剛既言力之強今日四黃剛又言色之純也兩駟不猗言御之能正其馬也不禿其馳言車行節而灋也舍矢如破言矢行巧而力也○**孟子曰**王兕曰吾為之範戎馳驅終日不獲一禽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禿其馳舍矢如破蘇氏曰不禿射者為之詭遇則獲不欬則不能中使御者不禿其馳而舍矢如破然後為善射也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蕭茅反不盈**朱氏曰**徒步卒也孔氏曰釋詁云徒御不驚輦者也輦人晚行所以載任器也止以為蕃營御車御也驚如漢書夾軍中驚之驚○**孔氏曰**大庖君之庖○**毛氏曰**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言不謹詳也孔氏曰言軍旅齊肅唯聞蕭蕭歛馬鳴

之聲見悠悠然旆旌之狀無有謹詳者○朱氏曰蕭蕭悠悠皆閒暇之貌○張氏曰三十二里萬夫之地亦軍行之法故曰居谷滿谷居山滿山每方百步一人故曰蕭蕭馬鳴悠悠旆旌遇則當之者聚而攻之守之一車止則七十五人聚二車以上依此○**董氏曰**徒御不驚馴號令有繫矣王氏曰盍久不講士氣惰怯則有事而譙驚故於是言徒御不驚○**宋氏曰**大盾不盈言擇取而用之有度又極欲也張氏曰大盾不盈者其鏃雖多而無餘蓋由均反於衆而有法介凡事有法則何患乎不均此言畢事而頒禽也○**毛氏曰**一曰乾豆孔氏曰譔第一上殺者乾足以爲豆實供宗廟也二曰賓客孔氏曰譔第二殺者別之以待賓客也三曰充君之盾孔

氏曰譔第三下殺者取之以充實君之盾厨也故自左臠釋文曰何休注公羊自左臠射之達于右臠中心死疾鮮潔也射右耳本次之孔氏曰箋云射當爲達亦自左射之達右耳本而死者爲次殺以其遠心死稍遲肉已微惡射左髀釋文曰方介反謂服外達于右髀餘繞反爲下殺孔氏曰射左股髀而達過於右脅髀爲下殺以其中脅死最遲肉又益惡凡射獸皆逐後從左廂而射之面傷不獻踐毛不獻孔氏曰面傷謂當面射之鬣毛謂在傍而逆射之不獻者嫌誅降之義不成禽不獻孔氏曰惡其害幼小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與大夫士以習射於澤宮田雖不得禽射中則得取禽古者以辭讓取不以勇力取孔氏曰以大獸公之非獲已物

君賜使射故非中不取言嚮者田獵所取用勇
力今射者禮樂所取用辭讓也

之子弓征有聞音問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鄭氏曰允信展誠也○**孔氏曰**君子宣王也○

程氏曰有聞無聲聞師之行而不聞其聲鄭氏

曰晉人伐鄭陳成子救之舍於柳舒之上太穀

七里穀人不知所謂有聞無聲言至肅也○**宋**

氏曰信矣其君子也誠哉其大成也此章序其
事既畢而深美之也

車攻八章章四句

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

上焉程氏曰宣王將田而卜吉日見其慎微詩人

因美之更稱其接下得羣下之自盡詩中所陳是

也吉日維戊既伯既禱于老友田車既好四牲孔

阜升假大阜從其羣魏

鄭氏曰戊剛日也○**廣樂藝氏曰**田之肯二日

也朱氏曰以下章推之是日也其戊屬與○

氏曰伯馬祖也孔氏曰釋文云既伯既禱馬祭

也故知馬祖謂之伯伯者是也馬之祖始是是

也要官校人春祭馬祖注云馬祖天駟釋文云

天駟房也孫炎曰龍為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

駟○**孔氏曰**孔阜甚盛大也大阜大陵阜也○

鄭氏曰醜衆也從禽獸之羣衆也○**包氏曰**重

物慎微將用馬力必先為之禱其祖○**孔氏曰**

車與馬建可以歷險從禽○**宋氏曰**蓋曰可以

田矣○**說文**禱仁祠

吉日庚午既塗我馬獸之所同麇音真鹿麇麇

甫反漆沮七徐反之從天子之所

宋氏曰庚午亦剛日也○**毛氏曰**外事以剛日
垂擇也○**鄭氏曰**同猶聚也○**毛氏曰**鹿牝曰
鹿麋麋衆多也董氏曰廣詁云麋衆也○**蘇氏**
曰漆沮在渭北所謂洛水也李氏曰書疏云漆
沮在涇水之東一名洛水職方氏所謂雍州其
浸洛水非河南之洛也○**釋氏曰**戊日祭禘庚
午亏田○**毛氏曰**漆沮麋鹿所主也從漆沮驅
禽而至天子之所孔氏曰以驅逆之車驅之於
漆沮之傍從假以至天子之所○**釋氏曰**漆沮
之從天子之所悉率左右以奠天子皆羣下盡
力奉上○**說文**麋在嘯曰麋鹿羣口相聚也
瞻假中原其祁孔有僕僕表嬌反俟俟音士或羣
或友悉率左右以奠天子
毛氏曰祁大也趨馴僕僕行馴俟俟獸三日羣

二曰友○**蘇氏曰**瓊樂也○**孔氏曰**視假中原
之野其諸禽獸大而甚有趨者有行者或三三
爲羣或二三爲友○**宋氏曰**從王者視假禽獸
之多於是率其同事左右之人各共其事以樂
天子也○**說文引詩曰**仝仝俟俟董氏曰韓詩
作駉駉駉駉

既張我弓既挾子治反我矢發假小狝音巴殪於
計反此大兕餘屨反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狝解見騶虞○**毛氏曰**殪一發而死○**朱氏曰**
兕野牛也青色重千斤御進也○**毛氏曰**饗醴
天子之飲酒也孔氏曰醴不可專飲天子之於
羣臣不徒設醴左傳天子饗諸侯每曰饗醴命
之宥舉醴言之也周官五齊二曰醴齊注醴成
而汁滓相將如今甜酒矣○**李氏曰**既逐獸矣

終是彘弓挾矢而射之。○**毛氏曰**發服小狝殪此大兕言能中微而制大也。孔氏曰小狝云發言發則中之大兕言殪言射著即死。○**鄭氏曰**以所獲為俎實酌而飲羣臣也。○**程氏曰**以御賓客且以酌醴道宣王接下之誠意也。○**東萊曰**車攻吉日皆以蒐狩為言何也蓋蒐狩之禮所以見王賤之禮焉所以見軍實之盛焉所以見師津之嚴焉所以見上下之情焉所以見綜理之周焉欲明文武之功業者觀諸此足矣。

吉日四章六句

鴻雁笑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力報反來力代反還定安集之至云矜古頑反寡無不得其所焉王氏曰宣王之民勞者勞之來者來之往者還之擾者定之危者安之散者集之鴻雁云

飛肅肅所六反其羽之子云江劬其俱反勞云野爰及矜棘冰反人哀此鰥寡

毛氏曰興也大曰鴻小曰雁孔氏曰鴻雁俱是水鳥其形鴻大而雁小春則避陽暑而北秋則避陰寒而南肅肅羽聲也。○**歐陽氏曰**之子使

臣也。○**朱氏曰**征行也。○**毛氏曰**劬勞病苦也矜憐也。○**蘇氏曰**矜人人之可憐者也。○**毛氏**

曰卷而無妻曰鰥偏喪曰寡

婦。○**蘇氏曰**厲王之後人民離散譬如鴻之飛四方無所不注徒聞其羽聲肅肅未如所止也

○**蘇氏曰**宣王憂勤云上則使者劬勞云野不敢違寧焉爰及可矜之人鰥寡孤獨皆得

其養以天子哀困窮為恐務也。○**東萊曰**還定安集之政必不遺窮民然後為至故曰爰及務

入哀此解寒爰及者不遺之辭也孔氏謂既安集萬民然後及之刪誤矣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鴻雁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音袁百堵丁古反皆作雖剔劬勞其究九又反安宅

毛氏曰中澤澤中也○**孔氏曰**垣墉也○**毛氏**

曰一丈為板五板為堵鄭氏曰春秋傳曰五板為堵五堵為雉雉三丈則板六尺○**宋氏曰**

究終也○**鄭氏曰**鴻雁之性安居澤中今飛又

集于澤中猶民去其居而離散今見還定安集

○**蘇氏曰**使者所至招來流民使反其都邑築

其墉垣而安處之鄭氏曰勸民起屋舍築墉壁

百堵同時而起○**鄭氏曰**雖剔劬勞其究安宅

此勸萬民之辭女今雖病勞終有安居孔氏曰

欲使不憚勞也

鴻雁于飛哀鳴嗷嗷五乃反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毛氏曰宣示也○**范氏曰**憂民之未得安集故

曰哀鳴嗷嗷我所以勤而勞來之也○**王氏曰**

維此哲人謂我劬勞者以我于征于垣為劬勞

也維彼愚人謂我宣驕者以我矜憐撫奄為宣

驕也又曰民皆離散而不安其居必矜之甚深

哀之甚切不介則無告之民不足以自存矣哲

者所懷有同於我是以知吾之劬勞愚者謂我

宣驕而姑息於民而已○**蘇氏曰**與廢補敗不

能自靖不知者以為宣驕耳○**東萊曰**此非以

不知為愠蓋深嘆此心知之者鮮也當時君臣

其於民惻怛深厚如此斯其所以中興與

王氏曰設庭燎者謂將朝也光者燎盛也晰晰
剔其穢也輝剔其光散矣○**毛氏曰**君子謂諸
侯也將將鸞鑾聲也○**蘇氏曰**宣王將視朝不
安於寢而問夜之早晚曰夜如何矣對曰夜
未安庭燎光朝者至而聞其鸞鑾聲矣
夜如何其夜未艾音刈庭燎晰晰之世反君子至
止鸞聲噦噦乎會反

王氏曰未艾者未及盡也李氏曰左傳秦后子

曰一世無道國未艾也注曰盡也則艾為盡意

朱氏曰晰晰小明也○**毛氏曰**噦噦徐行有節

也朱氏曰噦噦進而聞其徐行有節之聲也○

說文曰鉞車變聲也從金戊聲詩曰變金聲鉞鉞

徐鉉曰今俗作噦以鉞作斧戊之戊非是呼會

切

大如何其夜鄉許亮反晨庭燎有輝音暉君子至
止言觀其旂音祈

朱氏曰鸞晨旣曉也有輝天明而光散也○

氏曰上二章聞鸞鑾聲爾今夜曉明見其旂是朝

之時也朝禮別色始入○**東萊曰**宣王將朝而

屢問其志雖勤然未能安定疑止躍然有喜事

之心焉斯其所以不能常也

庭燎三章書五句

沔絲蕭反水規宣王也鄭氏曰規者正圓之器也

春秋傳曰近臣盡規○孔氏曰物有不圓匪者規

之使成圓人行有不周者規之使周滿是臣諫之

名沔飛泚水朝直遙反宗亏海歎惟必反飛飛隼

息尹反載飛載止噤我兄弟邦人諸友冀爾念亂

誰無父母

毛氏曰興也○**孔氏曰**沔然而滿者飛流水也○**鄭氏曰**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隼解見采芑○**鄭氏曰**載剽也兄弟邦人諸友同姓異世之諸侯○**孔氏曰**水之趨海猶諸侯之朝天子○**歐陽氏曰**馭飛隼載飛載止者言諸侯之來者如隼之或飛或止其或來或不來不可常○**東萊曰**諸侯之於天子如沔水之朝宗其常理也所以如飛隼載飛載止去來不常者其必有所以矣嗟我兄弟邦人諸友固皆願安寧冀爾念亂况誰無父母豈不顧惜乎歎剽其未服者蓋必有甚不得已也此深規宣王使之自反也

沔飛流水其流湯湯失半反馭飛隼載飛載揚念飛不躋井亦反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彌彌

氏反忘音亡

鄭氏曰湯湯飛流盛貌○**毛氏曰**不躋不循道也弭止也其流湯湯言放縱無所入也載飛載揚言無所定止也○**孔氏曰**念飛不循道之諸侯○**李氏曰**載起載行言其起居之不忘也不可弭忘言心之憂而不可忘也此皆任詩者憂之

馭飛飛隼率飛中陵民之譌言寧冀之懲我友敬矣謹言其興

鄭氏曰率循也譌偽也○**毛氏曰**懲止也○**鄭氏曰**隼飛循陵阜者是其常也喻諸侯頌濔度者○**李氏曰**當時諸侯有朝有不朝者如第二章言念飛不續剽是不朝也如此言鴟飛隼率飛中陵剽是朝王也○**范氏曰**凡為此詩者

以讒言其興也。○**東萊曰**首章言諸侯之不能者可憂如是則其服從者保持之尤不可不力也。當諸侯向背未定之際有恪守侯度如中陵之隼者夫豈易得民之譌言乃欲誣污之寧可不深懲痛治以保持之乎若不懲之則諸侯皆不自堅各相語曰我友其敬戒矣。讒言其將興矣。雖為諸侯相語之辭實則規宣王當屏絕讒慝使忠順者安意肆志而無所懼也。讒人在朝乃諸侯疑畏之本故於卒章明言之。

泗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

鶴鳴 誨宣王也。董氏曰此詩其師傳所作與鶴鳴。兮九臯聲聞音問兮野臯潛在淵或在兮渚樂音洛服之園爰有極檀音壇其下維穉音托它山之石可以為鎔七落反

鶴鳴 高亮聞八九里○

○臯澤中水溢出所為坎自外數至九喻深遠

也○**范氏曰**檀木之堅者也是美木也○

○**落葉穉雜**毛氏曰落穉也○**粹文曰**鎔厲石

也說文鎔作曆引詩曰它山之石可以為曆

李氏曰鶴鳴二章殊無一句序已意其詩最為

難曉毛氏曰鶴鳴兮九臯聲聞兮野言身隱而

名著也良臯在淵小臯在渚何樂於服園之觀

手尚有極檀而下其穉它山之石可以為鎔石

可以琢玉舉賢用滯則可以治國○**東萊曰**此

詩於文不見所指諸家雖互有所嚴然未必得詩

人之意也今存其詘故以待知者毛氏最在衆

說之先恐其傳有自亦附注焉

鶴鳴 兮九臯聲聞 兮野言身隱而名著也

之園爰有楹檀其下糾殺它山之為可殺攻主

毛氏曰穀惡木也陸璣疏云荆楊人謂之穀中

州人謂之猪今江南人績其皮以為布又擣以

為紙攻鎔也○**釋文曰**穀說文云從木穀聲非

從禾也

鶴鳴二章章九句

彤弓之什十篇四十章二百五十五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九



